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四○號 報名：抗戰日報 社址：興縣

牙科專家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

米蘭伯爵醫師來晉綏工作

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牙科專家，米蘭伯爵醫師已於日前來晉綏軍區衛生部，並偕同專門牙科醫生多人，現住於寨底村（興縣城西二十五里），決定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始正式工作，每日下午一至四時，爲診療時間，凡我黨、政、軍、民患牙疾者，即持機關、部隊或地方區政府以上之介紹信，前往寨底村就醫，不收任何報酬。

啟事

茲有孔家山村村賈治承，前在本署生產科服務，已於三月二十日脫離本科，此後賈之一切行動，本科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綏南專署生產科

徹底解決貧苦羣衆困難

方山補發貸糧二五九石

貿易機關第一期發放貸款中趁機剝削群衆

（方山訊）縣上檢查過第一批貸款工作後，決定補發小米二百五十九石，計一區一百八十石、二區七十石、三區九石（因貸食多），現已派幹部到各村，繼續深入檢查，對沒有解決困難和未完全解決困難的貧苦農民，用清理出的損款與補發的糧給予徹底解決。未貸合適的，堅決糾正。

（又訊）方山第一批貸款工作的主要缺點，是爲貧苦羣衆徹底解決困難的思想，在許多幹部中沒有建立起來，他們不願意給貧苦羣衆多貸，要「利益均沾」、「一齊頭起」，用種種藉口拒絕貧苦羣衆的要求，作貿易機關甚至還有剝削羣衆的思想作怪。二月間按當地最高市價，地藥每斤不過二斗四升小米，而貿易分公司發貸款中，故意抬高到三斗六升多，二百六十斤地藥，羣衆即吃虧三十二石九斗小米，也就是少得地藥一百餘斤），羣衆件吃虧不要（現已讓貿易公司按原價收回），乾洞，給日貿易局把磨破的布頭好布貸出，寶調貿鄉用還得一疋破布，原作價小米一斗三升，出賣時，買主只給五升小米。發棉花時，把在上面的麻繩不除去，結果麻繩也頂了棉花，馬家溝兩戶貧苦農民貸花中有麻繩一條，誰也不要，最後只好將麻繩分成兩節，各拿一半。武家灣全村貸款六石三斗，有張萬雀等三家最貧苦的農民，要求貸一條耕牛（四石五斗），幹部怕他們還不起，覺得幫助草料，又要解決種籽、口糧，覺難口全村貸款有數，困難的人多，加以拒絕，另貸給有草料的兩家牛價一石二斗，叫他們添措一些，買回牛來後，和貧苦農民「貼牛」，結果使貧苦農民的耕牛困難，無法解決。潘門將石七小米的一頭毛驢，貸給兩戶貧農，本來缺肥料種籽等，但幹部認爲貸了一頭毛驢已經很可以了，沒給解決。潘家坡貧苦農民郝占有，五口人，家境很窮，夏天打忙工，冬天磨豆腐，幹部說：「這人好吃，快不起來，貸不貸起不了作用。」窯灣李攝起，六十餘歲，沒有結過婚，只有很遠的幾山地七垧，勞動很好，父親手上欠下地主的債，被地主剝削了一輩子，這次也沒貸給，幹部說：「年紀大了，貸給也起不了大作用。」有的怕貧苦人還不起，因此也不敢貸，不敢多貸貸款的羣衆，高興是轉變了的二流子，本來困難很多，他們也不認，只要了二斗，幹部也不管。一區對貸款工作不重視，不在土地改革中配合，比二三區還晚了二十多天，沒有及時發出，因此缺點很多，通過這次檢討後，決定在補貸中徹底改正。（白光、安民、天照）

聲威所至敵狼狽逃竄

我收復虞鄉趙城霍縣

蔣軍第十旅旅部倉惶逃到黃河南岸

（新華社同蒲前線二十五日急電）太岳人民解放軍於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收復虞鄉、趙城、霍縣三城，盤據三城的蔣閻軍，在人民解放軍聲威壓下，狼狽逃竄。由臨晉撤至永濟之蔣軍第十旅旅部，且已逃至黃河南岸。按上述三縣爲我軍解放之第十二、十三、十四座縣城。

（新華社同蒲前線二十五日電）（遲到）太岳地方兵團一部，十八日晚同時收復介休東北之張良及臨汾東南之侯村兩重要據點，共斃俘蔣閻偽軍四百餘人，繳獲輕機槍八挺、小砲兩門、長短槍百餘支。

晉冀門戶天險

娘子關爲我攻克

我控制正太路二百里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二十六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二十四日一舉攻克晉冀門戶天險娘子關及正太路磴石、亂流、移穰等車站。至此，正太路陽泉以東間之蔣閻偽軍完全潰滅，二百華里之路已盡入人民解放軍所控制。

汾西一、四區民兵

痛擊閻頑編村武裝

交城平川民兵撲滅敵大營編村

（新華社晉綏二十五日電）入春以來，將居霍縣、靈石之間「汾西縣政府」保警隊編村武裝等百餘人，不斷向我邊緣區偷余、搶掠、圍怕等行政村搜捕，其劊強多採用：集中兵力突擊，包圍村莊，搶奪羣衆糧食財物，或小股突襲，抓走人和牲口。各村青年憤恨閻頑搶劫，紛紛參加民兵，主動堅持斷路，打擊敵人。自清明節起，我一區城內、南莊等村民兵，襲擊霍縣白龍村，打死閻頑便衣一人，繳獲步槍二枝。四月四日，我四區下莊等村民兵，在柏倉堰上以一顆地雷炸死閻頑軍二名，炸傷五名（內中尉排長一名）。四月十七日，我一區許村民兵深入敵據點附近誘敵，又在北門溝設伏，結果斃敵三人，繳獲步槍二支。閻頑隨遭打擊後，已不敢輕易出擾。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我活躍於交城平川之民兵，在某部偵察員配合下，於十九日晚突然襲入大營村（閻頑編村村部），僅數分鐘，即勝利結束戰鬥，計斃敵村長、特派員、排長各一，生俘排長以下十八名，擄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二支，子彈百餘發，手榴彈兩箱。（劉顯）

閻頑高級官員悲觀腐化

太原物價狂漲商店倒閉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七日電）據太原來人談：太原四道巷妓院已成爲閻頑高級軍政官員消遣之所，彼等自稱撫慰前綫將士，閻頑官員對時局悲觀，感到前途必敗，前途渺茫。又，太原市場異常冷落，商店紛紛倒閉，據閻頑商會統計：二、三月份即有百餘家商號歇業。「兵農合一」命令發下後，已使壯丁價從二月份一千元白洋漲到三千元，商人爲抵制抽丁，都僱用五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之非役齡者任店員。而一般市民因物價狂漲無法生活下去，一個饅頭泡油賣到七八百元。因此大街小巷的饅頭泡油攤亦亦如此。閻頑報紙狂呼：「往食堂藥路燈」，但偷竊的愈演愈烈，閻頑市政機關只好將路燈再不配燈泡了。（江雷）

蔣胡軍侵佔趙城時

燒殺姦淫暴行如山

（新華社晉南二十七日電）蔣胡軍侵佔趙城半年來，燒殺姦淫，其殘暴較之日寇尤甚。趙城東沙橋莊老農黃狄興一家，被蔣胡軍以活人祀無辜槍殺。前門村青年李光中、馮鷄生於四月五日被蔣胡軍用刺刀刺死後，復將其胴體上手榴彈炸成肉泥。蔣家莊等村民房全被蔣胡軍燒毀。范村民家婦女，十月上旬，蔣軍一排輪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其母亦遭毒打；韓家莊一民婦被蔣胡軍拉至途中，被蔣胡軍輪姦，該民婦羞憤自縊而死；在堡里、北官莊等地，蔣胡軍將全村男人囚於一處後，便去各家姦淫。五六十戶的袁家莊，僅有三戶婦女倖免，被強姦者在十分之八九。蔣胡軍強姦麻頭家的兒媳時，其母親說：「都是自家人，我兒也在蔣胡軍伍當官。」「偽官太太更是好的」，除兒媳被輪姦外，其母也被毒打。羣衆所有糧食、衣服、家具，均被蔣胡軍搶劫一空。三次搶劫，燒毀房舍、火柱、磨盤，檢定、屢勸窮蔣胡軍更時常下旬，被蔣胡軍一排長抓去，以十萬元贖回，又被抓去，又出百萬元贖回，最後又被蔣長捕去，要求給他一千萬元贖價。許多羣衆因交不起繁重之軍餉捐款而投井自殺。（興鋼）

侵佔懷仁平魯等地

傅匪殘害婦女

（本報訊）侵佔懷仁平魯等地的傅匪軍，姦淫擄殺，罪惡已極。三月三十一日，傅匪十七師幹部長闖在懷仁石井村，將該村胥年婦女，全部強姦。居民田玉才的女人，被十數個傅匪輪姦，至今不能起床。平魯收龍、應家窰、仰思堡等村的大姑娘、婦女，出嫁後逃詩兵強姦，下水泊子任四的媳婦才十五歲，還七八個傅匪輪姦。擄殺之慘行，使燈籠人家小的女人，婦女出門走，放在窯子裏，上川、柏花廟下面，傅匪下又點火，燒了紅襖兒，衣服、箱籠被刀刀剪了，牛羊、布匹、首飾等，見到的都被搶走，羣衆痛恨已極。（劉傳珍）

蔣政府「改組」期間

上海物價達新高峯

黃金黑市突破一百一十萬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上海的物價似乎故意同蔣介石的「改組政府」開玩笑。蔣介石於十八日宣佈「改組政府」，到二十三日蔣記新政府正式登台之前後六天，但黑六天，就是上海物價發生新的大波動的日子。美聯社上海二十三日電稱：上海物價漲到新的最高峯，過去一週中上漲百分之廿到五十。美聯社預設的一週，恰恰就是蔣介石改組他政府的時候。據新加坡廣播稱：廿三日上海米價每石廿二萬元，黃金黑市爲七十八萬元，美金黑市爲一萬八千元（官價一萬二千元），美聯社二十四日的報導，黃金黑市已上漲至一百一十萬，美金黑市已上漲至二萬二千元了。美聯社說：物價上漲百分之五十，「中國經濟在最大危機下進行」。究竟是什麼風市，因爲投機實在最大，蔣政府的投機者，除了蔣宋孔陳和政學系財閥以外，在中國是找不出別人來的。人民對蔣政府的改組毫無幻想，亦可從上海物價中透視出來。上海文匯報二十四日因刊載黃金黑市價格，蔣記警局嚴重警告，並謂：「嗣後如再違犯，定予停刊負責編輯拘留處分」，這可以看出蔣介石猶懼的恐慌。

河防與備戰鬆懈

河五區檢討

（河曲訊）五區民兵中隊長會議檢討到備戰工作中的鬆懈現象。該區四十里河防線，原設置固定哨多處，每晚要有×××民兵擔負河防任務。清年以後，部份幹部對河防不聞不問，工作完全自流了，哨位上只有幾個民兵看河，有時去了都睡了覺。至於民兵的武器，也沒有很好修理，地雷炸了兒殘缺不全，許家坡有兩支槍都不能打，也無人經管修理。同時浪費彈藥，如拿手榴彈打狐子的現象，至今各村都存在。經檢討後，大家一致認識到麻痺現象是很危險的，即決定加强備戰，修補武器。（王福祥）

羣衆思想顧慮打破，奸霸逃跑半路抓回來

永和紅崖渠等村鬥爭穆世恆勝利

（新華社興縣二十日電）永和三區紅崖渠、鄭家山、蘇家山等村羣衆，打破頑固顧慮，團結起來，鬥倒奸霸穆世恆。穆某曾任閻頑村長、區助理員等職，一貫忠實閻頑；四四年爲請賞邀功，誣陷裴家村白老三、白老五一團八路，被閻頑槍決；四五年又報告外來戶張興寶、冠金凱等六人，被逮捕出監，給閻頑抓去中敵謊稱蘇家山張俊、張福各白洋四十元，搶奪頭村敵翻身羣衆的財物，撒謊羣衆無惡不作。永和解放後，穆逆鑽入我紅崖渠村政權當書記，種種威迫羣衆。這次區幹部到達該村，開始羣衆顧慮很多，尤其以下列幾種人：老抗屬因閻頑侵佔搶掠，受到極度的恐怖鎮壓，怕鬥爭勝利不了將來還要受害；本地戶覺得和穆世恆在一個村子住了多少年，鬥了他以後不見面說話；一些外來戶因受歧視，顧慮更多；過去在閻頑村政幹過事，曾積極穆世恆壓迫的貧苦羣衆，認爲自己歷史上有不光榮的地方，怕別人說「你們也是頑固鬼，還鬥爭別人嗎！」一般羣衆共同的主要顧慮是「怕變天」，「怕鬥不倒」。區幹部爲打破以上種種顧慮，首先在積極份子中展開討論，並發動羣衆吐苦水，挖窮根，啓發羣衆階級仇恨，加強「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同時明確表示民主政府是給窮苦人撐腰的，區公所立即撤了穆某書記的職務。這一來，羣衆情緒高漲了。穆某自知罪，妄圖逃跑，但被羣衆發覺，從半路上捉回。穆世恆陰謀未遂，又玩弄收買軟化手段：穆的父親拿着酒肉白洋，向與他同村被殺害的白老三、白老五家屬求情，說是「給你們一家五百元白洋，咱們的事情私下解決吧！」白老三的兒子白三元嚴詞拒絕：「窮苦人的命豈能不值錢，打算要你償命！」一在二月十七日的羣衆大會上，四十餘直接受過穆害的羣衆伸訴了冤仇，清算出穆逆的土地財物。同時羣衆要求轉解縣政府依法處理，政府當即接受羣衆要求。（蔚子仁、豐平）

地主吳七玩弄詭計遭遭失敗

（前嵐訊）一區南溝村去冬初步土地改革後，吳家地主吳斯，想盡一切陰險卑鄙的詭計，企圖抵抗破壞鎮壓，深入於羣衆組織。今年正月間，吳家極端猖狂的時候，兄弟三人研究合謀：先打垮水村幹部和積極份子，再發展上級幹部，達到掌握全村。凡臨進行由吳七出頭告狀到行署，吳六供給開支，吳四當軍師。他們研究之後，便一步一步的做起來。先全力打擊幹部，到處喊叫「一定錯」了他們的成份，說什麼「一窮，下級幹部都把工作做錯了，上級把他們批評多了，叫他們到前方參軍去嗎！」又說：「把我家定成地主，不在南溝住，要告狀到行署，區上縣上不在心事上！」一綜造出一點帖子，告幹部公開喊出轉個潰損全，縣政委會主任）曹儀張德貴（村民聯主任）「一！」（他們領導了該村工作。）吳七找土區幹部馬有才，叫給他「解決問題」，馬同志早看透他們的心，置之不理，並向羣衆揭露。張[illegible]縣幹部來邊講：「我是通行」，吳七一[illegible]詭計，向幹部說：「我是適合的，你們這次把我成份下級幹部都把成份弄錯了！」一邊裝窮哀求說：「如弄不清我的成份，就是牛騎坑麼害的水，往死裡我嘛！」但暗地活動，在羣衆中幹部中，都釘到了釘子。幾天之後又玩弄出一套花樣來，向幹部說：「我可想通了，以後一定和農民站在一起，你們有什麼計算的，都我吳七

河曲元頭村幹部減低出租地租額，退出私種調劑地

（河曲訊）二區元頭村幹部私自提高出租地租額，和私種應分給貧苦羣衆的調劑地。該村前曾調出兩畝牛水地，準備租給五戶抗屬和貧苦羣衆。後來村主任田貴、民兵排長田金秀四個幹部，竟偷偷的打了增伏，私自分得租種了。另外工會秘書田選河租給田主一畝水地，私自將租額提高到一石一斗細米（河斗），結果影響其他的出租地，都不按通產定租額，使貧苦農民租種水地。經領導上發現這兩個問題後，即召開幹部會議，經檢討以後，才把租額降低，私種了的調劑地退出來，還給抗屬田高子等四戶貧苦農民。在這影響下，到會幹部又自動獻出三畝水地，租給四戶貧苦民種。（劉玉才、張俊信、張成達、王治）

不應貸的都叫退出來

嵐縣小蛇頭檢查貸款

貸到款的貧農等增種莜麥

（嵐縣訊）五區小蛇頭村（大范村）幹部范一[illegible]等到小範後清查貸款，發現三家不應貸的，經過羣衆討論都要出來，重新貸給貧苦羣衆。這村貸款沒有很好的經過羣衆，全由幹部決定，富農貸款時搶着來，貧苦農負擔也借，故意壓小生活，也貸給一石五斗莜麥籽，現在已經吃了七斗。小隊長王挂嬝（中農），去年種三十八垧地，打糧也不錯，因爲要了私情，竟決定給他貸兩石（已經取過一石一斗）。二號子王兩垧莜麥，還有便宜，愛找挑佔便宜，給他調劑地也要挑好的，引起羣衆不滿，貸給他兩石一斗餘，已經吃的留下一石一斗了。這三戶不應該貸的都叫出來。決定重新貸給貧苦羣衆後，又該村得到貸款的貧農劉萬英有十八垧地，不貸款只能種十六垧，領不下兩垧地就荒了，這次他得到貸款，擴種了八垧莜麥。又軍人張林小，只能種十五垧地，貸......（李尚信）

來，我還能不爲羣衆服務嗎？」一個鄉村幹部會被迷惑，以爲吳七有「轉變」，隨經縣級幹部教育，大家眼睛明亮起來。可是以後，地主採用了拉一個打一個的辦法，如請村公所代理書記白生模吃白麵吸洋烟，叫他活動農會幹事，阻止農民周存元要地，又爲迎免羣衆清算鬥爭，專門向農會幹事「獻」一垧，把契約交割全交出，農會幹事周五全給他還一手，硬硬的向他說：「要交紙張，你就給羣衆好了，光給我不頂事！」聯於該村新的鬥爭在醞釀，吳七的糊塗農民團結，他還說：「可有盼啦！」今年冬天國民黨就要來啊！」對小農周存元說：「新政權非說有關聯，待你們到你們中農，看你再樂吧！」但是周存元除了他釘子，說是「一農民總是一家人，誰來誰團結」，一好商的地主，提出要「打倒周存元」等人的口號。當羣衆正在開會討論如何鬥爭地主時，吳七却在門外偷聽，又一次暗入會場搗亂，被發憤的羣衆趕了出來。現在羣衆正醞釀鬥爭。（王存起）

方山興隆灣給貧苦抗屬包耕

（方山訊）三區興隆灣今年採用包耕辦法，解決四戶貧苦抗屬勞力困難。去年採用派工代耕辦法，浪費很大，工地還未曲好。如隱除戰士杜芝茂家裏，有兩個娃娃，一個女人，自有山地九畝、坪地二畝、水地一畝，五月鋤除走時，這些地都鋤過一次，就後派人代耕，從二鋤到秋收，共用人工六十餘個，還荒了一畝水地。一次派任務分法代耕，半畝山藥用了兩個工還未鋤出，抗屬和羣衆都不滿意。今年村幹部根據羣衆意見，採用包耕，由抗屬自己選合適的人。四戶貧苦抗屬除自種外，共需包耕水地十五畝半、坪地十畝、山地十一畝，由該村抗勤負担比例算來，約需八人包耕，於是由抗屬自己選出八戶代耕，免掉他們的抗勤，立冬時再與抗勤統一算，長短工都用工資補足。並規定如荒糧時，按年成好壞，由羣衆評定應産包糧。（穆喜順、薛峰）

聽了「一貫道」的話，一輩子翻不了身

五寨小河頭農民的控訴

（二分區訊）五寨四區小河頭羣衆揭發地主利用「一貫道」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該村地主徐嚴是「一貫道」的壇主，在土地改革中，他以散播迷信思想，來麻痺羣衆的階級意識，使入了一貫道的農民，既不參加鬥爭，分給地也不要。陰歷正月十六日，他召開秘密會議，佈置破壞工作，當給民兵發覺，將其扣押。經過農民訴苦後，才恍然悟，紛紛起來控告，徐茂說：「我在『一貫道』日做了好多時，徐嚴對我說：『咱們壇門善堂，不要憑人家的東西，如果農會給你分地分糧，你千萬莫要，否則就是要下，來生做牛做馬也還帳四人家』，害的我不敢也要翻缺地稱的農民，他教我們一輩子受窮，主要是安頓心佩』，教我一輩子受窮」。他接着又說：「一貫道破壞土地改革有四句口號，叫做『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要』，如果信了這些話，就永遠不能翻身了」。劉三圓說：「去年徐嚴把『一貫道的獨子』來村裏散播，要大家不參加鬥爭地主；不分土地和窗四」。徐枝說：「徐嚴叫我向村裏羣衆人宣傳，要大家說『八十一劫』到了，民兵之災一，就是破壞參軍參戰和民兵工作」。在他們揭發下，村羣受騙羣衆，也認識到上當，都起來，掙脫了門爭徐嚴的大會。鬥爭會上羣衆一致要求，把徐嚴送法官依法處理。（張開）

工作意見

堅決執行貸款決定的紀律

建設處

行署在今年發放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中，明確的決定了紀律，對不重視貸款，或擅自挪用，拖延不發，幹部貪污，個眼生意，以扣貸款，損失手續，多報損失，營私情包庇親友，自私自利等各種違法行爲，要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處分：以說服，賠償，以至按貪污論罪。這已經了保證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認真的用到貧苦農民，負實的正確的真正生產困難，貧苦烈抗屬手中，解決他們的生產困難。但從最近派往各縣檢查貸款人員的報告中來看，有些地區，發生了貸款決定的事情之後，當地領導上，對之不加以適當處分，縱容了那些違法行爲。這是不認真執行貸款決定的具體表現。

嵐縣野柳村民兵小隊長張九紅，今年貸到了一條牛，他當過偽警備隊，到如今還在壓迫羣衆，羣衆很恨的說：「他還沒有出了漢奸味道」，又說：「當偽漢奸的，一當了幹部就能貸到牛，窮人貸不到，人家面子大，人家是幹部」。兩該村崔滿富借了一塊工，又是好勞動，一家五口，沒吃沒穿，困難的要死，就少貸不上。羣衆非常不滿，把檢查以後退了牛，但是他還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又撥到了五斗口糧。

前嵐沙麻溝村前年貸給分隊長盧二天等四戶一條牛，他一人把牛霸佔了，反而向其他貸牛戶要四三斗二升數子，向盧三頭了四斗莜麥，沒人敢和他算賬。他又將另一條牛交回的數子也花了，到今年貸款時，盧三又貸到一分子牛，因爲他和村幹部勾結密切，羣衆不敢說話。又，該村農會幹事李慶生是有辦法的中農，但他又和一戶貧農，貸到了一條牛。可是李慶生自己已賣掉個犁子，村幹部底護，沒人敢說。二區王環莊村長金生富，貸了二十九斤、貸款三萬多元（當時一百元頂一元白洋），現在還沒有還，個修拐子，大興土木。羣衆困難的沒吃的，不能生產。農會幹部某某借了二百斤，羣衆某某借了八斗，中農張借了八斗，至今欠不還。因之貧苦羣衆的困難沒有解決。

作興縣三區生產貸款中，村級幹部要私情，指定貸給韓家溝小隊長王芳世和農會幹事實（?）漢子一人，各貸一條牛，去年與他們還是分得了二牛，去年嚐分到地，生產困難很大，幹部糊口說他沒草料，要不起牛，沒有貸給。四區羅裴村分隊長王六苑營私情，把牛貸給了幾戶與他有關係的封建富農。關賢村幹部國厚子一個，作價很便宜，抗屬提出來要買，沒有買到手，村公所逼迫具有六石米實定了，僅屬子最低可值七大石米。王家坡村貸款要部來給他的「繩子」，並五石米賣給貧苦抗烈屬們羣衆，以五石米賣給白羣樂，後來羣衆反對，他們又私情，才收回來貸給抗烈屬，但比實價多算了二石五斗。

以上所舉的事實中，發生在發放貸款中，有不少的幹部，以縣不顧貧苦抗烈屬的生活，爲私自利，不顧私情，私相包庇，從中舞弊貸款，對上級撒謊，對羣衆施迫，毫無一點爲羣衆服務的觀點，而且這紀政府貸款的決定，即嚴重侵害政策，違背法令，破壞紀律，到底是非地如不加以嚴格糾正，對情節嚴重者，並執行紀律處分，則將姑息養奸，貽害羣衆。

因此，我們覺得今後應以區爲單位，組織和分區級可能參加的領導，組成檢查組，檢查具體執行方法，要一村一村的深入到羣衆中去，一方法，做好一個村，再做一個村，要經常做比較，在效果上看，工作方法，結果一個村也做不好。查，因此爲了去掉這種不良的偏向，以下的幾個方法：首先，必須嚴格執行多的工作方法，首先要深入的了解貸款的地方，先捆在一起糾正，必須嚴格懲處在執行貸款中，縱容違法亂紀的，應嚴重處分情，要說服羣衆，揭發嚴重違犯紀律，堅決予以嚴重處罰。實物必須追出，檢舉貸款。

又生產貸款決定各地據羣衆出一定數目的貸款，據決定至現在已數月，據報告所知，有的貸款已經進行，但有的地區分發未普遍，有的放手，有的各地領導上對執行決定之不認真，甚至有不少的領導上不執行決定，還有關係不執行，貸款決定的紀律的加強，給以紀律，保證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全部正確到貧苦羣衆手中。

太岳同蒲沿綫與黃河兩岸
民兵游擊戰新發展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太岳同蒲沿綫與黃河沿岸的民兵游擊戰爭，近來又有新的發展，民兵殲敵數量日增，平均在兩千左右。具體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保家保田的群衆戰爭

第一，游擊戰眞正成爲保田保家的羣衆戰爭。各地在反「倒算」的基礎上，展開了游擊戰，又在游擊戰的掩護下，展開土地改革運動，並在土地改革新的基礎上，全體羣衆以全力支援民兵，青壯年在前面打仗，老人婦女打石雷，做磁放哨，以至給作戰的民兵吶喊助威。洪洞伊壁村一個青年在房上打仗，他父親在院子裏面叫：「頂住敵人，頂不住你就不是我的兒。」濟源的第二個「杜八聯」站市村，在又老太太領導下，組織了包括十幾個老漢老婆的情報網，從而使民兵消息靈通，奇襲獲勝，趕跑了附近村的匪、爲村的敵人，打開了格子網裏的局面。三月十八日，聞喜積極民兵被敵包圍，該村羣衆有的拿木棍扁担，有的拿石頭，四面八方打去，像趕狼一樣，一片喧嘩之聲，打跑敵匪，救出民兵。

分散與集中結合 隨情況靈活運用

第二，由絕對分散作戰發展到分散與集中的結合。由抗日戰爭中分散的麻雀戰，發展成爲必要的集中作戰。由時時不離本村，發展爲必要的聯防作戰。由聯村聯防，發展成爲聯區聯防、聯縣聯防。在戰術上，一般是以分散對付集中，以集中對付分散。在格子網內，則採用「多頭分散，統一指揮」。分散與集中是隨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在配合主力作戰時，則一定程度的集中，如四月五日我軍攻打絳城及泰山廟時，稷城民兵即集中了一千餘人，分成十多個集團，捕捉逃竄的敵人，抓住敵保五團正副團長等九十一名。

勇敢與智謀結合 創造了四種戰術

第三，由猛衝硬打，發展爲勇敢與智謀結合。民兵發揮了高度的創造性，出現了許多智勇雙全的人民的軍事指揮家，創造了以下四種戰術：（一）雷槍結合。雷早已成爲敵人談虎色變的「老虎」，雷與槍結合起來，更是「如虎生翼」。平常民兵在只靠猛衝硬鬭地雷的時候，敵我傷亡的比例是三比一，後來應用雷槍結合，屢因爆炸，敵我傷亡的比例馬上變爲八比一或五比一。地雷的使用上，亦由黑夜的埋藏雷發展爲空中雷、水中雷，由個別埋雷發展爲聯區雷，由雷槍對爆發展爲飛行爆炸、雷槍排攻。（二）馬蜂戰，即一區槍響，四面增援，這是經過土地改革，在「天下農民是一家」的思想下產生的。二月六日衛隊中原民兵與敵接觸，槍聲一響，一區各村及一區四莊、小郭等村民兵聞聲趕到，展開馬蜂戰，一時槍聲四起，敵慌忙逃竄。（三）「黑虎掏心」戰，即繞過敵人前哨據點，奔襲敵人心臟，捉拿首要及奸細份子。聞喜民兵繞過敵重重封鎖線，直搗城週據點，活捉敵「索門團」團長與道班。濟源杜八聯民兵偷渡黃河，奔襲河南岸西灘據點，俘敵十三人，並在黃河灘中燒毀敵飛機兩架。擒心戰以小的代價消滅敵人，而且給敵人精神上以重大的威脅。（四）讓路捕捉戰，或要路設伏，或以僞裝設伏捕捉來往的敵僞。陣大戰鬥除埋伏到高路旁邊，打死敵人一個隊長。新絳民兵偵文濟僞裝敵人，在洪洞東祠道上五次俘敵十二名。由於這種種路捕捉，常常使同蒲綫的敵人不敢走鐵路而繞道汾河以西。

「八路軍野戰旅來了，要吃傢伙啦！」
晉南蔣軍紛紛逃亡

（新華社同蒲前綫廿六日電）晉南蔣軍紛紛逃亡，軍城蔣軍不到天黑，即關閉城門，士兵們互相警告着：「八路軍野戰旅來了，要吃傢伙啦！」蔣頑僞逃「頑沒命」選，紛紛逃亡，僞安邑「索門團」即已逃跑七十餘人，及縣「索門團」一逃跑達二百餘人。平陸頑軍逃跑更多，僅「鑾鄉團」即逃跑二百餘名，佔該團全人數五分之二，頑軍「設志」部三四兩連亦跑六十餘名。臨汾縣軍新三十師工兵營二連，一夜就跑了三十一名。

關中分區人民奮戰廿日
殲敵一千五百名

（新華社西北二十六日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綜合戰報：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二十天來，關中分區人民奮戰的結果，已粉碎敵人第二期「清剿」計劃，殲敵一千五百餘名，計生俘敵副營長劉延俊以下一千一百餘名，傷敵營長鄭培湘以下四百二十名，收復鐵王、湫頭鎮等重要據點，摧毀隴縣新近邊沿堡壘區敵人的保甲，重建民主政權。敵人庫水中心區全境已無敵踪，除馬欄、轉角、關、高、王山、孫店子、柳林、物、潤、西坡口等地尚未收復外，廣大地區均爲解放，當地羣衆已紛紛回家春耕。二十天中，較大戰鬥有三月下旬的新寧五亭子戰鬥，計殲敵一旅二團五個連。收復鐵王鎮之役，轉將記保七團三大隊五個中隊全部殲滅。四月一日小塬子戰鬥，又將敵美械化之整十師八三旅二四團第三營全部殲滅。此外，全區人民普遍展開殺敵運動，使小股敵人已不敢出犯。游擊組織如雷家四區一人舉手俘獲敵一連兵，陽步槍一支，赤水一老人拿著刀殺死敵二名，編王某傑用鐵鍬打死敵人一名。二十天來的繳獲，計有火箭砲一門，八二迫擊砲二門、六零砲七門、輕重機槍五十三挺、長短槍六十二支、話機三架、電台鐵四付。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在漫天砲火聲中，陝北昨日（二十四日）勃雨，氣候如秋，使春耕解決了一大問題，但，對於胡宗南侵夜房的軍隊，卻是一個新的大打擊。

我砲火集中轟擊敵陣
蔣家軍紛紛揮帽請降
殲敵第二快速縱隊戰鬥紀實

（新華社豫北前綫二十五日電）記者報導：蔣介石的快速縱隊第二縱隊，在十六小時之內完全覆沒了。從旅長到伙夫，無一漏網。這一戰鬥，分兩村進行，小胡營有蔣軍一個連，其主力則在半里地外的大胡營，這兩個不到七十戶人家的小村中，它集中兩個步兵團、一個工兵營及旅直屬隊全部。大小胡營曾爲蔣軍北犯重要據點，工事異常堅固，大胡營且有十五幢高樓，當地民房多爲石碉，壁厚半公尺到一公尺，李守正滿以爲憑堅可以頑抗，故指揮四千五百人的兵力，倉惶向這裏集中。蔣軍甫入該村，解放軍即由村東、西、南三面跟蹤楔入，蔣軍在佔據高樓，向解放軍可能接近的房屋投擲大量燃燒彈，企圖以火焰組成抵抗綫，同時，並向解放軍陣地投射高度爆炸性之榴霰彈。解放軍的勇士們，一面搶救民房，一面猛烈攻擊，飛行爆炸隊潛入蔣軍陣地猛炸，各種砲火向蔣軍陣地集中轟擊，第一次大轟擊中，擒獲倉惶逃命的一四六團代團長王吉椿及其隨從二十人，第二次大轟擊中，活捉旅長李守正。李氏甫一被俘，即向勇士們報告：「我是旅長李守正。」勇士們即着其向頑抗部隊勸降，李氏就地寫成「我已繳來，你們立即停止抵抗，以免無謂犧牲」的命令，蔣兵上揮出手帕，舊在命令之上。俘來戰俘之部隊，即紛紛撤到戰門，向解放軍表示請降。解放軍這是受降，少數頑抗者旋遭殲滅打擊。解放軍此次攻入堡壘爭奪戰的五個營，係屬四個建制，均由某團長何自聰指揮，無不團結一致，猛勇作戰。解放軍動作的神速勇猛，完全出乎蔣軍意料之外。王吉椿被俘後說：「你們追的這快，我們才進了村子，你們就來了」，「軍都來不及佔領」。李守正直到被俘前幾分鐘，方向王仲廉報告「形勢很危險」。此次戰鬥的激烈，可由一組統計數字見之，即蔣軍傷亡數佔該縱隊總數五分之一。

莫斯科外長會議結束
下屆會議十一月在英召開

（綜合報導）莫斯科外長會議已於二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結束。各外長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在倫敦召開下屆外長會議。在此之前，（1）於五月十二日在維也納設立一個由蘇、美、英、法四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審查對奧和約草案中未獲協議之各條款。（2）四國副外長委員會於六月十四日以前，討草擬一個即將付諸實施的限制盟國在德佔領軍的計劃。（3）可在聯合國大會之後，於今年九月在紐約舉行一次臨時會議。當外長會議未結束工作之前，曾於二十二日之會議中，審議的里雅斯特委員會之報告，規定關於的里雅斯特臨時財政經濟問題若干協議，即：（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所討論的預算問題，交付委員會、關稅及其他財政經濟問題，應在的港總督及各地方當局臨時政府委員會之協調下，予以決定。（2）自臨時政府成立至關稅制度確立之時，現行關稅制度應仍保留，而自南斯拉夫及意大利輸入的港之貨物，毋須課稅，該港生產之品運往兩國者，亦得享互惠之待遇。[illegible]（3）今年六月至九月[illegible]四外長認爲[illegible]各地方臨時政府如果[illegible]理會[illegible]要求聯合國[illegible]萬美金之欵，以助其應付五[illegible]需。

胡宗南欺騙手法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延安逃出之難民談：目前胡宗南侵佔了向中外新聞記者表示「勝利」，在記者團到達前，曾作了很大的準備工作。其表示「勝利」的「妙法」中，一種將延安市來即逃出之大批民間婦女剪成短髮，假是八路軍女同志。其次是把自己的兵裝成俘虜兵，給記者們參觀。記者問常俸老百姓說：「八路軍有什麼[illegible]」老百姓說：「[illegible]」[illegible]

國際一週

杜魯門困難日增

美國反動派，杜魯門自從使蔣家士駐去南路長被威望一天天增高了，事實恰恰相反，杜魯門的聲望是一天天降低了。[illegible]

對德和約的總結

莫斯科外長會議已於二十四日閉完了最後一次會議，[illegible]

「日本選舉」

自日本最近的選舉中，看出了[illegible]

婦女的浩劫與解放

晉西南　郭楓

在閻匪「兵農合一」暴政統治的農村裏，廣大婦女所受的壓迫與悲慘的生活，使身歷其境的人，感覺到陰森得可怕。一個多月來，在石樓四區兩三個村莊裏，所見到的婦女大半是面黃如蠟，瘦削塌底，衣不蔽體。十多歲的女孩子臉上早已失去了壯健和紅潤，中年的婦人拖着因營養不足三四歲還不會走路的孩子，小肉臉上沒有褲子穿，在嚴冬凍成紫黑的皮膚，映入眼簾，使人惻然心酸，愁苦和憂灼過早的給她們臉上帶來憔悴；老太婆的眼睛因憂傷而凹陷，每當談起她死去的丈夫或被閻頑抓走的兒子時就哭了，可是她們哭得紅腫的眼眶常只能痛苦的吐一肚，因為眼淚早已流乾了，留一張苦臉，都有一段悲慘的歷史！

背重的負担

每一個婦女，除了要與男人分担交糧，交款的重負外；她們還有自己額外的負担：洗衣閻錫山在每年冬夏兩季各發給棉花一次，每次三斤，其中摻沙摔水，實際上只有二斤十二兩，一斤棉花最多只能織四丈一尺布，但規定要交六丈。再加上洽村人員的小秤發花，大尺收布，一年貼上五六丈布是極平常的事。此外每年還要交四雙軍鞋，鞋幫牽底衣。

指南村的黃口關是一個年青的媳婦，丈夫被閻頑軍抓去當了兵，因貼不起布，「洽村」收布的狗腿硬把她的被子拆掉，逼她洗好、縫好、補交夠了布才算事。十九歲的寡婦潘招弟，因交不出布，偷方夾被，躲在寒窯裏躲了一夜。寒家珍也因貼不出布在交日前跪一天，坐牢兩天。受過閻頑刑罰的婦女多得不可勝數，而貼布又是每一個婦女最頭痛的事。鄧伊義婦係前。閻錫山每年還另抓壯修

寡婦和孤兒

在斧溝村，有一個十三歲的寡婦姑娘，我見她老是愁眉苦臉，一雙抑鬱無光的眼睛。一天，她對我說：「俺家是住在羅村，大哥在前年被拉去當兵，第二年又把爹爹抓去了，媽媽哭哭啼啼的拖着父親的衣服，勾子軍把媽媽推倒就把父親拖走，剩下兩個弟弟，三個妹妹，七八口人沒吃的，就把我嫁到這裏，媽哭着把生下的妹妹掐死了，去年兩個弟弟到山裏去打柴，碰到狼，小的弟弟就被吃了，媽傷心的到現在常生病。」

鄉清光的婆姨，一個人紡線度日，她每天吃糠和苦菜做的生爛子，大便拉不出，只得用柴棒往出掏，她臉白、瘦腫得不像人樣，兩眼呆滯，下面就是她悽慘的回憶：「三十三年，因交不出錢，男人給拉去被打被吊，昏過去了，勾子掀設他裝死，要活埋他，我聽到後，抱着孩子跑去求情，經村人具保，才沒有活埋，可是我們全家三口，卻一起被禁閉了十六天，因為實在交不下錢，就把男人扣下當兵，把我和孩子放出來了，我餓得全身無力，拖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摸回家，誰知中途碰上個狼，把我追得無力再跑，跑到麻地裏，孩子叫狼嚇的吃了，我挺跑帶爬的逃回家」男人至今也沒音信。

在農村裏，沒有勞動力，多少小腳婆姨和未成年的娃娃，靠着紡線、打柴、拾野菜度日，他們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

被損害與被侮辱

在閻匪「兵農合一」統治過的地區，男女關係的混亂與性病的普遍，使人不寒而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閻匪和匪徒們每到一村像野獸一樣的隨便姦淫婦女或霸佔民妻；二是男人都被拉去當兵，妻子無法生活，許多婦女由秘密而公開的賣淫；三是負担過重，有些農民無心生產，由悲觀而頹落的很多。在故鄉村，漢奸閻錫山的特務隊長，把閻風閣的丈夫遣去當兵，然後逼閻風閣和他結了婚。特務隊員們，則從「政治犯」，「嫌疑犯」的苦役生產中會掠取一斗六升的津貼米，依靠貪汚收入，他們三五成羣，肆無忌憚的闖進貧苦婦女家裏發洩獸慾，許多閻頑軍家屬，無法生活，就出賣自己的肉體，換取漢奸特務非法搾來的糧食，這些很多也許正是她們的丈夫或別人的兒子在監獄裏在鞭子底下生產出來的血汗糧，再用這些糧食奪徵她們被侮辱和摧殘有獸慾的生命。更使人傷心的是閻匪便衣王丑則為了便於賣淫忍痛心把二歲的孩子撂死。成家溝一個婦女無地無糧，就靠着出賣肉體維持這一家三口的生活。指南村的王三，一個二十三歲精明能幹的少婦，丈夫被拉去當兵七八年，為了要活公公婆婆和自己，她紡線賺錢是村裏的快手，得是不顧維持生活也只能靠川賣肉體來維持，在閻匪統治下，悔恨可怕的做他癩，不少的人不能生育，甚至不能生產種地。

「她們笑」

我記不清楚有多少老太婆、姑娘對我說過：「八路軍再不來，我們再活不下去了。」「八路軍再打勝仗，我的男人就回來啦！」」是的，人民的軍隊給人民帶來了希望與活力。

一個黃昏，我正向合溝行政村村公所的路上走，碰見許多婦女，每人手裏白的棉花的棉花捲，我問她們：「老鄉，那裏來的棉花？」「村公所領來的。」「八路軍要棉花和勾子軍要棉花有甚不同了」「那還用說，完全不一樣，勾子軍盤棉花是要交，還得貼貼，八路軍發棉花是幫助老百姓翻身的，有的是救濟花，有的是貸給我們的，紡下線織好布，光是工錢就有二斗米，不餓還可以換五六斤棉花，轉上幾回，就有吃的了，春上就能種地，今年就活出來啦！」她們都苦黃的臉孔，充滿着滿足的微笑，這是多少年來不曾泛起過的微笑呵！我望着她們的背影，慶幸她們的解放。

一天，我在冬上村一個農民的家裏和他們一起吃飯，村主任來說要慰勞前方的八路軍，老太婆毫不猶豫的立即下炕到櫃子裏取出一扎麻，又到門外去提了一個母雞，帶着老年人常有的親熱和愉悅笑着把雞勞品交給村主任說：「我家也一條，麻是個好的，就把這個雞給咱們打仗的八路軍吧，八路軍打勝仗，我的兒子就能回來了。」我看着她上幾道的黑豆眼睛，再看看村主任手裏拿着的那麼運她們自己也捨不得吃的母雞，我又一次體會到人民的偉大和溫暖。同時也加重了我們為人民解放而鬥爭的責任。（完）

連隊歌聲

文化短訊　蔡國銘

某旅連隊生活很活躍，經過可以聽到愉快的歌聲，一到開大會，會場上歌聲此起彼落，非常熱鬧，他們開展文化娛樂的方法，是開動歌詠訓練班，從團教育股及連隊中抽調幹部或文化較高的戰士，集中旅政，由宣傳科派專人教給唱及指揮法，訓練了一星期，就學會七個歌曲和簡單的指揮法，然後再回到連隊中去教，一個月就做到各連都會唱四五個新歌了。

時事漫談

從蔣介石的自供看戰局的變化

馬鋒

全面內戰打了將近十個月，戰局一天天在變化。我軍由被動，逐漸變為主動，不久將要變為全面反攻；變為徹底勝利。蔣家軍卻由瘋狂進攻，變為被動挨打；再變為徹底垮台。鐵的事實證明這個變化在發展，別的材料都不講，單從蔣介石的自供裏，也可看出這個變化：

去年七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時候，蔣介石手下天字第一號的內戰頭子——陳誠曾大吹大擂的說：「半年打垮中共武力；一年肅除民主勢力！」聽起來實在有點嚇人，過去十年內戰，都沒把中共武力打垮，而在中共武力壯大了百十倍的今天，陳誠卻敢在「半年內打垮」了還些內戰專家們，敢如此喪心病狂的吹牛，就是完全把希望放在美帝國主義的援助上，他們自以為有他洋爸爸，幫助武器和金錢，打垮「中共武力」滿有把握，於是就瘋狂的打開了全國性內戰。可是就在那時，他們也還出了做賊心虛，外強中乾的馬腳，宋子文曾說過：『打也垮，拖也垮』的話供。

一直打到去年年底，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大」的時候，卻好半年時間，「中共武力」並未「打垮」了沒有？中央社沒有說。我們所知道的是，蔣軍被解放區軍民，消滅了五十多個旅，而且公佈出了番號，和被俘將級軍官名單。蔣家的牛皮吹破了，這時，這夥無恥的傢伙，卻另換了一個說法，說：「今後一年內打垮中共主力，二年內肅除民主勢力。」這就是說：蔣家公開承認：以前半年內沒有「打垮中共主力」這還要從打裏挽救他的死亡。

打到今年二月間，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的時候，消滅蔣軍的統計，增加到了六十多個旅，蔣介石半一兩個月就倒縮了，這時更手忙腳亂了。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親口對他的部下說：『今後半年內，是我黨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注意，這是蔣介石親口說的。這就是說：蔣家內戰的勝利信心，已經完全喪失了，雖然內戰到底的決心還有，但只不過是垂死的掙扎罷了，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被鍋裏揭蒜！」許關就走進一個了啦！」

最近在豫北戰役中，我軍繳獲了蔣軍一本「關團士兵精神教育」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蔣介石向他的部下指示了三點：（一）「被圍不驚」；（二）「被俘不屈」；（三）「受傷不退」（詳情載四月二十九日本報三版），這就是說：蔣介石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還夢想挪一挪『生存』的希望，現在卻完全兩眼準備熱了。蔣介石今後半年內，不是生存的關頭，而是死亡的關頭。

從蔣介石的供詞裏，看出了戰局的大變化，也看出了人民戰爭勝利在握後。

趙秉義的故事

肖紀

解放戰士趙秉義現在已經成了某部一個宣傳員啦。

他是崞縣後姜鎮山頭人，在傅匪瘋狂拔兵當中加入了三十五軍軍部炮兵營當傳令兵。國民眾役他隨傅軍走到大雄下營七八里的地方，雄病走不動了，病死口水傅部軍官也不願他索性跑到老鄉家裏了開口，濕換了一子。他說：「傅軍對但造罪，卻不，病勢又很厲害一個小滿清裏就。當時從睡夢中聽見一個老鄉說：「八路軍來了！」好像霹靂似的把我給驚醒了，渾身打顫抖擻，自己看了一下，黃色衣裝，變成了一身白，像是一個孝的人，氣呼呼服來是下去了。屋後的向着山下一所茅屋走去，他們我發覺看很厲婆的線子說：「老鄉！我們（指傅匪軍）的隊伍就在山上，我有病在你家休息一會。」說完就上了炕，睡的縮成了一團。外面部「殺殺」的響聲，一陣陣大踏步的過着，一滿滿腳步聲遠走了。一鄉位老鄉仰告的說：「小孩！你走吧，你在這裏我們……。」沒有辦法，收拾起伏的被走出茅屋，遇開緊邊的步子，走了約有一百多步，突然發面發現有人，接着手槍就猛在眼前：「不準動！你是那軍嗎？」嚇得我臉上沒一點血色，上下牙齒抖着：「是、是……：」一那個八路軍同志態度變得和藹了，說：「小孩有病嗎？」『慢慢跟上走，不要害怕。」我的心只是跳着，反正是活不了，一定要跑，我向那個同志仰求着：「你讓我去喝水吧。」接着，我想了一個計，他走的快，我走的慢，不時停停或酒上一泡尿，後來那位同志催緊了，我就要跑了。然忽一路騎一一個騎兵通信員過來了，照例的把我從頭至尾問了個遍，看了看我那黃瘦的臉孔，就跳下馬來把我抱了上去，他就步行跟來了。到隊不齊，我的病還未好，又讓我騎驢子。後來我才知道，叫我騎上驢子他跟上走的，不是別人，是是咱們旅救治部的負主任。我現在一見他就親愛的笑了。

赤足推磨

寧武宮元撥的訴苦

我是神池人，三歲上死了爹，家裏甚也沒有，我爹把我帶上到寧武東寨，因為帶的我，一年整整四十，也就給了三十，去地裏上上，養活到我十歲上，因為苦重，心上又抓，他老人家的眼睛啦！不能受啦，窮種子開道（打鐵）了我們，我引上我媽了眼的爹討吃，每天受餓，他沒有住處。我爹養活到我十歲，我又開始養活我爹了，可是十歲上能做個甚呀！丈子兩個每日起來給人家就是個推磨，我身手小，踩不上，拿個繩子墊得，給半當人家推，給吃個外邊給一碗半碗米，給塊到家推就是能吃一頓，飯本不讓回家，就和打狗討吃的一樣在院裏吃，有一次我爹給腳上起來個指不能動了，我一個人給地主推牛磨，他老婆出來說：一頭的籤啦，帶在我頭上就打，我倫們的苦，也沒敢說我是給人家，二更天了人家全家睡啦，我還是推，推了三年，十三歲以前沒穿過一雙鞋，腳上的死皮幾的老厚

鄉村苦況俚言

大關中蔣管區

白晝怕公家，
但狼執稗樺，
麥粟一搶空，
四壁徒氣壯。
×　×
黑夜怕官匪，
搶刼換搶劫，
財帛任意括，
打搶苦難狀。
×　×
悍吏太猙獰，
抓丁不寬饒，
「國軍」更惡兇，
求饒不敢抗。
×　×
今我生不辰，
遭此艱苦況，
民拔如水火，
哭訴轉誰向。
×　×
飲食味不甘，
寢臥睡被褻，
營戰夜難眠，
惟有獨惆悵，
×　×
暴斂何日盡，
蔣賊何日殲，
鄉親多同聲，
江山如此樣。

——中年人罪韓文朗